

★斗嘴

“不要过多地受到刘心武的误导”

红学会会长公开批评刘心武

刘心武:他高估了我的引导力量

本报讯 从去年刘心武揭秘《红楼梦》至今,已经一度平息的“红学”之争近日再起波澜。21日,中国红学会会长张庆善在《话说红楼梦中人》上市之际,再次挑起了去年的“红学”纷争,对刘心武公开提出批评,称刘心武对《红楼梦》的解读是错误的,希望读者不要过多地受到刘心武的误导。针对“误导”的指责,刘心武正式作出回应,表示从来没有宣称自己是“正”,别人是“误”。

张庆善说,刘心武对《红楼梦》的解读是错误的。这种解读,比不解读更糟糕。21日下午,记者

联系到刘心武,刘心武表示已经知道此事。随后,记者收到刘心武发来的书面答复。刘心武说:“我和这个新版电视剧了无关系,怎么谈得上‘误导’?至于我向社会公布自己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心得体会,我已一再说明:我从来没有宣称自己是‘正’别人是‘误’,即使在某些问题上我认为自己有道理,与不能认同的观点争鸣,也一再提醒受众我的观点仅供参考。”

刘心武认为,红学研究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,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应该同样有让受众知

晓的机会。受众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,对所接触到的观点,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作出判断。

对于张庆善的“严重告诫”,刘心武显得有些无奈。他说:“我不理解张庆善先生为何对我的引导力量如此高估。就研究《红楼梦》而言,他们有机构、有组织、有编制、有刊物、有经费、有职称,我只是一个‘红学’行业外的退休金领取者。我的观点公布后感兴趣的人多一点,他们似乎也不必那样‘如临大敌’。”

虽然研究“红学”引来不少纷争,但刘心武并



我的影响没那么大吧?(设计台词)

没有放弃。据刘心武透露,最近他正在写作《揭秘古本《红楼梦》》。因为目前通行的《红楼梦》版本,是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,但是那个版本注明是曹雪芹和高鹗合著,里面有一些错误。刘心武这次揭秘古本《红楼梦》,将以周汝昌亲自校订的“周汇本”为基础。“这本《揭秘古本《红楼梦》》,与前面出版的《刘心武揭秘《红楼梦》》第一、二部合起来,基本上把迄今为止我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心得全方位地呈现出来。”刘心武说。

合创的《睡觉的毛主席》擅自“变身”《梦魇》

雕塑《睡觉的毛主席》遭“恶搞”

著名艺术家隋建国涉嫌侵犯著作权被索赔100万



王文海和隋建国共同创作的作品《睡觉的毛主席》。

★打官司



王文海很愤怒:“他歪曲了我作品的创作本意,侵犯了我的著作权。”

华商报报道 今年9月,延安民间泥塑艺术家王文海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,请求法院判决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、著名艺术家隋建国侵犯其雕塑作品《睡觉的毛主席》著作权,要求隋建国赔偿各种费用100万元。21日上午,朝阳区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,记者赶赴现场进行了采访。

是署名不周,还是有意侵权

在21日的庭审中,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、教授隋建国没有出庭,其委托的两名律师出庭应诉。律师对于这件事情产生的事实基本认同,但认为这个纠纷其实涉及两件作品,隋建国从没有恶意和故意要去侵犯王文海对于《睡觉的毛主席》的署名更加周全的话,应该在“作者隋建国”之后,用括号标明“其中人像部分为与王文海2002年合作”,这样的话就不存在这个官司了。律师认为,隋建国没有构成侵权,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王文

海,人称“延安泥塑王”,是陕西省延安革命纪念馆退休职工,现工作生活在北京。当日,老人带儿子一起出庭,他用浓重的陕北口音讲述了事件经过——

2002年,他经一位艺术家介绍认识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隋建国。隋建国创作了《千尊毛主席塑像》,很感兴趣,提出要和他合作一尊毛主席雕像,以纪念长征,纪念毛主席。他们共同讨论后决定做一尊毛主席盖着被子的睡像。作品由王文海单独创作完成,隋建国负责雕像的外表上色,算是两人共同创作的雕像。2002年9月,王文海把雕像塑成后交给隋,让他把雕像运到世界各地去展览,宣传“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”。隋与王文海签订了一份《合作协议》,约定双方共同拥有该作品的版权和著作权、发表权及其他一切权利;对该作品的复制及复制的数量,须经双方共同认可后方可进行;该作品所有与艺术家有关的利益或资金回报,双方各占50%。2003年9月,长两米、高一米的雕塑作品《睡觉的毛主席》第一次在北京展出。王文海在作品中所表达的主题是“毛主席没有去世,他睡着了”。作品独特的表现手法,得到观众好评,国内外报纸杂志电视台都作了大量的报道,隋建国、王文海共同合作的名字也公布于世。

隋建国重新装置《睡觉的毛主席》

王文海称,2004年底,隋建国将《睡觉的毛主席》运到了美国。在王文海不知情的情况下,在雕塑周围装置了数以万计、色彩斑斓的小恐龙,取名《梦魇》,在美国旧金山展出。王文海说:“简直是恶作剧!太不可思议了!”

据王文海介绍,2005年1月14日到4月24日,隋建国的个展《理性之沉睡:隋建国雕塑展》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100天,包括《梦魇》这幅作品,还正式出版了画册,名叫《理性的沉睡》(估计至少出几千册)。图片及内容都署的是隋建国的名字,而王文海作为合作者却没有体现出来。展览期间,因一些观众不满,展览地点的物业管理中心曾要求撤展。2005年9月,在北京举办的艺术展《各玩各的》也邀请了隋建国的装置作品《梦魇》。最终,展览在参观者的强烈“抗议”下停展。

王文海认为,隋建国私自把他的作品装置之后造成的严重后果,破坏了原作当初的创意性、严肃性,极大地歪曲了创作的本意。隋建国违反了他们签订的《合作协议》,侵犯了其名誉权、著作权。在与隋建国进行交涉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后,今年9月,王文海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,请求法院判决隋建国侵犯其雕塑作品《睡觉的毛主席》著作权,要求隋建国赔偿经济损失费、精神伤害费100万元人民币。

王文海称自己的作品被“恶搞”

王文海1970年被招收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做讲解员,讲解内容就是“毛主席在延安的13年”。为了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,王文海在1993年前完成了1000多尊毛主席泥雕,便有了“延安泥塑王”的美称。2002年,王文海接受隋建国的邀请,进京合作《睡觉的毛主席》。2005年,他的儿子在网络上看到了隋建国将雕塑在旧金山展出的消息,隋建国为雕塑添置了背景并命名为《梦魇》且单独署名。王文海说,由于他不认识梦魇的“魇”字,便查了字典,得知了“魇”是魔鬼的意思。王文海哑着嗓子说:“哎呀呀,快把我气晕啦!我当时就说,这个隋老师啊,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,你这是作孽啊!”为此,2005年8月,在旧金山展览结束后,王文海首次与隋建国讨论此事,“我本以为他会跟我道歉,没想到隋建国一见我就说要购买雕塑的版权,叫快点开个价。”王文海说,他只署名字,但隋建国说署名是不可能的,并给他开价9万元。“隋老师你违背合同伤了我的心啊。”王文海拒绝了隋建国。

而在法庭上,隋建国一方出具了一份证言,是《各玩各的》艺术展策展人顾振清的书面证言,证言中说:“《梦魇》由多个部分组成,其中一部分为隋建国挪用的艺术现成品《睡觉的毛主席》,这种挪用方式在当代艺术史上有许多先例。按艺术展览的惯例,《梦魇》已成为一个全新的作品,所以我们在展览中将《梦魇》仅署隋建国一人名字。”

“周周看扬剧”座无虚席

冬雨袭来 戏迷无阻

本报讯(记者 王鑫)昨天的冬雨使得扬城气温骤降,可市工人文化宫内还是一片热气腾腾,由市总工会、新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、本报和市扬剧团联合主办的“周周看扬剧”依旧是座无虚席。

昨晚的演出由高邮市扬剧团担纲,演出的剧目为《花中君子》,演员不顾寒冷,戏服登场,精彩的表演博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。一对老夫妻一边欣赏着扬剧,一边对记者说,“周周看扬剧”已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,看完一场就想看下一场。虽然现在天气转寒,但看扬剧还是会风雨无阻。

【本报特别策划】



赵军 摄

《琼花仙子》“十八变”(三) 舞台特技出神入化

《琼花仙子》是一出神话剧,很多场景的推进需要舞台特技来体现。新版《琼花仙子》就运用了大量出神入化的特技,将仙魔大战的场景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琼花仙子下凡后,将银河水倒在枯萎的树木上,树木下方立刻涌出清澈的泉水,树干上立刻抽出了绿色的嫩芽和枝叶,迎风摆动的树木几可乱真。仙魔大战时,金蟾大王的魔杖原来只是一根木棍,现在面目狰狞,可屈可伸,还不时喷出火焰,让人不寒而栗。最后众仙女下凡时,从剧场的上方顺着绳索滑下,仿佛就是从观众中冒出来的一般,设计之精巧令人折服。在最后一场大戏中,琼花仙子化身一朵晶莹的琼花,盘旋着落入宝瓶之中。台上忽然一片黑暗,只见闪亮的琼花在瓶中飞舞,随即发出一声巨响,琼花仙子和妖魔们同归于尽了。此外,花变人,人变花的特技同样美不胜收。记者 王鑫



“睡觉的毛主席”成了作品《梦魇》的元素之一。

海的诉讼请求。

庭审中,法庭询问原、被告是否还存在调解的可能。王文海表示他还愿意调解,隋建国的委托人代表隋建国表示:既然已经开庭,就不打算再调解了,他们相信法庭的判断。而听了这话的王文海情绪激动,表示“将奉陪到底”。这起因雕塑作品《睡觉的毛主席》引起的案件,经过近两小时的审理,双方辩论激烈,当庭没有作出判决。

两人合作完成《睡觉的毛主席》

王文海,56岁,雕塑家,《千尊毛主席塑像》作

痔疮专科

扬州市城南医院痔疮专科,采用综合疗法,使用高智能肛肠治疗仪,专业治疗内痔、外痔、混合痔、肛裂、肛瘘、肛周脓肿、肛门瘙痒、便血等各类痔疮疾病,疗效好,随治随走,标本兼治。手术费优惠50%。

咨询电话:7316673
地址:扬州市渡江路67号,乘2、8路车城南医院站下。

★抱不平

本报讯 继日前作家洪峰上街乞讨引出作家制度的话题后,近日,上海作家陈村在BBS上贴出文章,替身患重疾的著名作家史铁生呼吁,希望支持纯文学创作的“专业作家”制度能够吸纳史铁生,帮助他解除后顾之忧,使之能创作出更好的文学作品。

陈村在文中说道:“史铁生是当代最好的小说家,他在今年的作协会上赢得出席会议唯一的满票即是证明。但是,史铁生的身体非常不好。在这社会转型期,他坚持的纯文学创作的经济效益也非常不好。他体质太差,常常要看病住院。这样一位病了几十年的人,身体很差,尚有肾透析之外的医疗问题,而我们国家还有‘专业作家’制度,支持纯文学创作,应该首先吸纳史铁生先生,帮助他解决后顾之忧……”

据记者了解,史铁生每周3次的透析费用是由中国作协和北京市拨款的,每年25万元,专款专用。虽然有拨款,但对史铁生这样一位鲜有经济收入的重症病人来说,生活仍然显得非常艰

病了几十年 困了一辈子

“合同名作家”患重病 同行帮其疾呼“转正”

难。而他妻子本身也是残疾人,也没多少财力来负担他的医疗费用。

陈村认为,吸纳史铁生为“专业作家”其实并不是一种照顾。“他在写作上的勤奋是有目共睹的,作品也相当好,创作能力绝对符合相关条件。与其每次在他病重的时候施以救济,还不如给他稳定切实的保障。”陈村说。

【名词释疑】

专业作家和合同制作家

专业作家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体制,作家属于某个单位的正式编制,有正式的国家经费作为工资收入,有一定的福利、医疗保障。作为计划时代的一种产物,这一制度曾经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作家,但是也有一些负面影响,比



何时让“合同作家”的脚步迈得更踏实?

如终身制造成没有竞争压力,作家不写东西也能拿工资。

合同制作家是近年来催生的一种临时制度,作家跟单位之间是临时雇用关系,不但经济收入不如专业作家,还很不稳定,要视作品的销售、获奖情况而定,而且没有医疗保障。

【有话说】

优秀的作品出自优秀的作家之手。衡量作家优秀的标准,远非“合同”和“专业”,给予优秀作家以生活保障理所应当。

“专业作家”和“合同作家”的区别究竟是什么?也许本就不该有这样的鸿沟。“专业作家”的存在,对于“合同作家”而言是一种不公。这倒不只是面子上的问题,关键是“合同作家”的切身利益还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。

“合同作家”的推出,是社会发展的结果,也是一些锐意改革者的杰作。“专业作家”和“合同作家”的“待遇”差距,本应该是可以消除的,可是难以下刀。改革是一件好事,但得“革”到位,不能手“软”、不敢碰钉子。否则,矛盾更复杂。桂国